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

齊高帝字紹伯

南齊書高帝紀帝諱道成字紹伯與十六世祖諱紹同或以其代遠不避若其父承之字嗣伯而道成字紹伯則父子同字矣豈伯仲等字可無嫌乎

太后執蒼梧王手

南史齊高帝紀太后執蒼梧王手太后南齊誤作太祖此南齊傳寫之誤非本文

及至乃是帝

齊高帝紀桂陽王休範反帝出頓新亭以當其鋒樂新亭壘未畢賊已至帝使高道慶等與賊水戰破之斬休範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宮內傳新亭亦陷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輙燒之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覺情事如繪矣此蕭子顯齊書所無而李延壽添入者知延壽亦有可取處但五字下宜重一帝字則更分明

諸軍善見觀

休範已斬蕭道成登城謂亂者曰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軍南齊作君是善見觀則同而語甚費解當是卽今俗言仔細識認

白紗帽

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反初發江陵已有叛者役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此云共著則非必爲帝似是親近貴臣之服然南史宋明帝紀壽寂之等弒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

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又齊高帝紀蒼梧死召袁粲等計議王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南齊書倖臣茹法亮傳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梁書侯景傳景遁簡文帝幸西州帝著下屋白紗帽又景自篡立後將著白紗帽然則白紗帽爲帝者服甚明葢便服也宋無輿服志即在禮志南

齊有輿服志皆不載白紗帽

二吳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九月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二年六月詔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揆前四十五卷據唐杜佑以爲晉宋齊皆以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若以南齊此條論之似丹陽不在三吳之數蓋如杜佑說元年詔二吳是吳郡吳興添義興爲三郡猶可二年詔既言丹陽又言二吳又言義興又言四郡若丹陽在三吳數內何不直云三吳義興四郡乎愚謂不然吳郡吳興

皆有吳字自當爲二吳義興郡起於晉未有此郡之前此郡地不但即吳郡并有屬丹陽者故必重累舉之且元年詔因丹陽積高水災淹浸不及故言二吳義興三郡二年災并及丹陽詔即承上年詔文而言故云丹陽二吳義興四郡也仍以予前辨爲正至於南史存元年詔删去二年詔或去或存任意出入毫無定見李延壽之妄甚矣

西貴

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爲西貴南齊書作入直決事號爲四貴監板南史亦作四

貴此誤

一雹箭

蒼梧王欲射齊高帝王天恩曰不如一雹箭射之一監作以是

袁劉

九錫文前云袁劉搆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謂袁粲劉彥節也劉穆之曾孫祥傳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

寒士不遜辭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此袁劉亦謂袁粲劉彥節

誅劉爕等

汝陰王殂齊志也誅陰安公劉爕等案劉裕以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受禪即位至二年九月巳丑方弑故主零陵王相距尙一年餘三四月蕭道成則於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卽位五月巳未即弑故主汝陰王辛酉又誅陰安公劉爕等相距不及一月而已盡夷前代之族矣其慘毒若此要之裕實始作俑者能無及乎齊書無齊志也何則大惡不彰全失其實而於劉爕等且書爲伏誅吾不知爕等之罪爲何罪乎此

則南史之勝
於本書者

陳高祖霸先本紀永定二年四月乙丑江陰王殂陳志也江陰王卽梁敬帝禪位於陳者書法前後一例是也獨梁武帝紀巴陵王與劉裕蕭道成陳霸先情事正同書法不應有異而梁武紀天監元年但書巴陵王殂於姑孰追謚爲齊和帝不云梁志雖事已見和帝紀究屬非是

褚淵進司徒重出

齊書高帝紀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而下文十二月戊戌又書以司空褚

淵爲司徒一事重出疵病之大者南史於各本書最喜以删節見長乃於此前一條删尙書令三字亦屬謬妄之至而後一條則仍之竟不能刋正

齊高帝紀增添皆非

齊高帝紀建元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歿亾屍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此條乃南齊書所無李延壽添入者雖其事他無可附但入之本紀語覺不倫至紀末附益甚多皆言符瑞妖神見鬼巫媪不經之談嘵嘵不休共約一千一百餘字皆南齊書所無

此因增添而失者即知其中一條云天雨石墜地石開中有玉璽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淸魏都試問道成能掃河洛淸魏都否即此一句之妄說其餘可知

齊武帝

齊武帝紀仕宋爲贛令江州剌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縶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濤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靑翠扶踈有

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樹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案齊書本紀帝既得出後生獲肅之遂起義子勛遣將戴凱之爲南康相軍主張宗之助守帝擊破凱之別將追擊宗之斬之遂攻郡城城陷凱之奔走卽據郡城南史止云將討戴凱之全無脊目惟雜取矣誕語

五十四言六十八十言九十

南史齊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

云云是日上崩年五十四宋書王敬宏傳元嘉二十三年表曰臣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五十四而言六十八十而言九十古人重年如此

蕭鸞殺高武子孫

齊高帝蕭道成有兩兄道度道生俱早卒道度無子道生三子長鳳次鸞次緬道成以鸞少孤撫育過於已子厥後帝業皆道成所剏追封道度衡陽王道生始安王封鸞為西昌侯位郢州刺史道成崩子賾立是為武帝以鸞為侍中驃騎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又遺詔以爲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武帝崩太子長懋已前卒謚曰文惠太子孫昭業立年甫二十一童騃無知權盡歸鸞遂弑昭業而僞立其弟昭文又弑之而簒其位高帝十九男除武帝及豫章文獻王嶷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曄安成恭王暠始興王鑑已前卒其餘天亾者凡四人此外鄱陽王鏘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并出繼道度之衡陽王鈞凡八人皆爲蕭鸞所殺又殺鉉之二子武帝二十三男除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艮已前卒其餘夭亡者凡四人又巴東王子響
別自被殺此外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
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
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蜀郡王子
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
夏并出繼道度爲孫之永陽王子珉共十六人皆爲
蕭鸞所殺文惠太子四男長卽前廢帝鬱林王昭業
次卽後廢帝海陵王昭文次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
粲皆爲蕭鸞所殺通計高帝之子孫及曾孫三世爲
鸞所殺者凡二十九人而鏘鑠等之子子卿等之子

見於史者獨有鉉之二子在孩抱中見殺其實所殺必不止此數當以其幼穉而略之高帝諸子論云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子倫臨死謂茹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見武帝諸子傳天道好還假手於鸞以償其孽報

蕭鸞絶後

蕭鸞子惟寶夤逃入魏功名顯赫史述其賢行甚詳終以殺酈道元謀反伏誅長子亦伏法次子爲其弟所殺幼子以罪賜死於東市一門盡滅此外則東昏侯

妃吳氏入梁宮所生子云是東昏子卽豫章王綜也初名贊北史於其傳稱病卒而梁書云魏人殺之當以梁書爲正梁書綜傳又云吳氏入梁宮七月始生綜未必是東昏遺種特因吳氏寵衰怨望造疑似之說以惑綜耳北史稱綜江南有子在魏無後然梁書綜傳並不言其有子則北史爲妄就使綜有子而綜之爲東昏子實不足信再考南齊書蕭鸞十一子其子並無名贊及綜者而十一子之中梁武帝殺其六見後東昏殺其一寶元魏人殺其一卽寶夤餘早夭者二名未詳廢疾無後而善終者一寶義然則鸞之子凡成人者

皆不良亦蓋鸞之後已絶

宣德太后令

南史廢帝東昏侯紀直後張齊斬其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宣德太后者即文安王皇后齊世祖武帝之子文惠太子妃也文惠未立而卒武帝崩孫文惠之子鬱林王昭業即位尊文惠爲世宗妃爲皇太后稱宣德宫蕭鸞廢鬱林王而弒之假立海陵王昭文又廢弒之而自立皆託宣德太后令以行篡逆是爲明帝崩子東昏立無道被弒蕭衍迎后入宫稱制又假宣德皇后令以行篡

事焉一婦人也而兩朝篡奪皆託其名以欺人眞如兒戲文選第三十六卷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篇即是進衍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僞讓不受而假爲后令勸令受之也

沈約勸殺巴陵王

齊和帝紀中興二年遜位於梁奉帝爲巴陵王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以問范雲雲未對沈約曰不可慕虛名受實禍於是遣鄭伯禽殺焉愚謂沈約佛前懺悔文云暑月寢臥蚊蝱噆膚手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

不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約歷事齊朝年至六十餘乃為梁武畫篡奪之策又力勸帝殺其故主其所為如此懺悔中何不及之乃自認撲蚊蚤淫僮女諸罪乎梁武帝本齊明帝之謀主代為定計助成篡弑文學傳吳均撰齊春秋稱梁武帝為明帝佐命帝惡其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焚其書後竟弑其子東昏侯寶卷僞立其弟寶融而又弑之篡之并盡殺明帝之子寶源寶修一名寶攸見南齊書寶嵩寶貞又納東昏侯之妃吳氏余氏以為妃乃捨身奉佛以麪為郊廟犧牲一何可笑宋明帝頗好元理引周顒

入殿講論帝所爲慘毒之事顯輒誦佛經中因緣罪福之說帝亦爲之小止見顯傳慰謂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尙云小止乎奉佛者之謬如此以宋明帝較梁武帝則梁武差優

江革傳梁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雖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慰謂帝之信果報正爲於心有所不能釋然者故欲以奉佛禳之侯景之亂一家慘戮果報仍在人愼勿作惡惡非奉佛所能解也蕭子恪豫章王嶷之子齊高祖之孫梁武謂曰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亦是爲卿兄弟報讐見梁子

恪傳懸謂明帝子固應殺梁武似未可爲應殺明帝子之人

天監十三年築淮堰以灌壽陽役人死者既已不可勝計堰成之後又召還康絢致堰復壞緣淮城戍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如緣埵之蟻沉於流潦之中帝之殘民命多矣乃以不殺生爲奉佛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民也仁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何與

蕭氏世系

南史梁武帝紀梁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

鍇鍇生皇曾祖副子副子生皇祖道賜道賜生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爲始族弟案齊高紀亦從淮陰令整叙起整生儁儁生樂子尚與副子排行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竊疑道賜與順之似是倒誤當爲副子生順之順之生道賜道賜於齊高帝爲始族弟如此方合六朝人兄弟排行者多也雖姚思廉梁書與南史同然大可疑始族弟者齊宗室傳衡陽公諶臨汝矦坦之皆高帝絕服族子絕服族子謂始無服之姪而始族弟則謂始有服之弟緦麻兄弟也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始族兄弟較絕服族

兄弟猶稍親然則梁武與齊服屬尚近以衍篡寳融與以鸞篡昭文何異既非更姓改物何必易齊爲梁夫齊武帝之統不可絕也而鸞公然曰爲高帝第二子（史作第三子誤）假令梁武斥鸞而復爲齊高後不易代號則齊之建國凡七十九年書之史冊不稍足觀乎

南齊書三十八蕭景先傳景先爲太祖高帝道成之從子而其祖名爰之其父名敬宗敬宗與道成爲兄弟爰之與道成父承之爲兄弟已可証蕭氏一門羣從自道字以上一輩皆以之字排行然猶可云之字可不拘同卷蕭赤斧傳赤斧爲太祖道成之從祖弟

而其祖名隆子其父名始之可見此二代皆以子字之字排行子字行下即是之字行無疑斷非副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也

齊梁二書言漢相蕭何至太傅望之望之至整姓名爵里歷歷分明不知漢書望之傳但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不言何後望之子育自稱杜陵男子何得如齊梁書言世世居東海蘭陵直傳至整方渡江居武進爲南蘭陵人邪顏師古已斥其非矣然則齊梁書敘蕭氏譜系附會錯謬正多

梁書敘望之至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

中山相苞云云冰齊書作承

梁武紀事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高祖武帝紀敘皇考順之事極詳凡十六行而梁紀所載不及兩行此南史之勝於本書處文順之以殺魚復侯子響爲齊武帝譴怒以憂死事見齊子響傳梁武語蕭子恪亦云我起義兵自雪門恥見梁書子恪傳自雪門恥自是雪順之憂死之恥因子恪是豫章王嶷之子非齊武帝之子故語及之又梁紀但言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鎭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

蕭諶等定策勳如此而已南史則有帝為齊明帝畫佐命祕策事此正旲均據事直書武帝惡其實錄遣人詰問毀其書者也自是實事梁皆不載此又南史之遠勝本書處通計此篇南史多四五百字竊謂梁武紀一篇南史所添疑神見鬼語此李延壽之恒態誠無足取其他所添頗有功于於延壽惡而知其美也若向來人推重其遠過本書彼實未嘗將兩邊對勘一番隨聲附和耳食而已

順之以子響謀反奉齊武帝命討之子響死而齊武悔殺子響反歸怨於順之譴責之順之以憂死故梁

武助齊明帝爲之謀主代畫篡奪之策傾齊武之嗣此爲父報讐也又梁武之兄長沙宣武王懿有平崔慧景大功東昏侯聽羣小讒譖忌其功高又慮其廢立無故殺之梁武起兵誅東昏廢其子立其弟而旋篡之弑之此又爲兄報讐也梁武之於齊約畧如伍員之於楚

梁武帝生年

梁武帝紀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帝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元年梁書作八年是

百僚致敬

梁書宣德皇后令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此下南史有百僚致敬一句梁書無觀其下文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之下南與梁各有百僚致敬如前一句則知上文一句不可少南史爲得若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一槩改爲都督某州刺史爲欲省此幾字生出種種語病使讀者不明甚至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一句亦

為刪削直作都督揚州刺史尤屬大謬別見

梁武即位事梁書南史敘次不同

梁紀天監元年四月既書即位告天大赦改元普加賜賚恩澤其下書追尊皇考妣追謚妃郗氏其下書追封兄懿敷弟暢融爲王其下書封文武功臣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其下書封弟宏等爲王其下書加領軍將軍王茂鎮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其下書放遣後宮樂府西解暴室拘

逼幽厄者其下書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鎭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頷進號鎭西將軍鎭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將軍鎭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此內惟封兄懿等之下卽應繼以封弟宏等乃以封文武功臣一節間廁于其中爲不可解其餘所書似有條理南史改爲大赦改元恩澤之下卽繼以進王亮沈約官其下繼以封弟宏等爲王其下繼以放遣後宮封外國諸王其下雜敘他事甚多自此以上並是四月一月內所行其下

書閏月是年閏四月也閏月凡三事首書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次書正憲綱詔末乃書追尊皇考妣謚郗氏輕重緩急先後之次實出情理之外諸臣進位自當在封兄弟之後乃反在其前至追尊考妣及元妃并在放遣後宮封外國諸王之後相距甚遠乍觀之無不疑延壽妄改者考南史於長沙宣武王懿傳云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

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旣先甲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爲然則梁書因梁代史臣諱飾延壽別有所據當以南史爲正但南史止書封弟宏等其封兄懿等弟暢等不載何意封夏侯詳等亦不載又何意進位有王亮沈約删王茂王瑩范雲又何意外國加號有高麗百濟倭删宕昌吐谷渾又何意若云西北非南朝所能封

何以下文仍有宕昌任意去取仍屬大謬凡人無學則心粗小有才則膽大延壽學淺心粗極矣幸其無才膽不甚大未敢憑臆欺人但以描頭畫角了事間有有據而增改者尚爲有益而可信

王亮改爲以兼尚書令爲尚書令沈約改爲以兼尚書右僕射爲尚書僕射皆不同未知孰是梁書尚書僕射長長字疑衍

刪沈約去職句

梁書於武帝紀天監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

夏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六月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鎭軍將軍約之爲鎭軍將軍乃其進號南史删去似尚可其删去以母憂去職一句則非

臨川王喪師

梁紀天監四年十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云云愚謂是役也喪師辱

國皆臨川一人爲之試觀其下文於明年三月有劉思効之捷五月有張惠紹韋叡裴邃桓和等之捷自去年十月出師以來所向皆克也至九月以都督北討之臨川王挫衄乖方怯懦無能師以大潰南史於三月五月等捷皆不書未免太畧而於九月大潰而還則書之梁書乃詳書其攻拔諸城而於臨川王之大潰逃還則竟諱而不書大約如姚思廉輩修史悉以當日史臣紀載爲粉本己所增改甚少惟通鑑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喪師之罪最得其實且南史臨川本傳言其惡逆多端全無人理實爲罪不容誅梁

書本傳大加褒美已爲可笑乃於本紀亦遂諱其惡
如此異哉

各帝書諱

梁書天監五年正月立皇子諱爲晉安王簡文帝綱
也愚謂梁書於諸帝名皆稱諱紀中甚多不悉出此
書唐人所修何必如是南史直書爲得

大舉北侵

天監七年冬十月丙子詔大舉北侵愚謂梁與魏爲
敵國而南史於北伐改爲北侵中大通二年夏六月
丁巳遣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

射范遵爲司州牧隨悅北侵此侵字梁書紀作討亦是南史所改李延壽之意以北爲正南爲僞也

開府儀同三司

天監十一年冬十月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二年秋九月以司空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四年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其他尙有見者甚多今不悉出愚攷儀同三司從來以此作官名三司者司徒司馬司空即三公謂儀與之同也今改爲同三司之儀義固可通但其支

特殊甚覺無謂梁書如此而南史仍其謬各書中如此者似亦有未能詳考

號取寺名詔用佛語

大通元年正月開大通門對同泰寺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大同十一年七月詔民用九佰錢佰滅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此佛語也夫紀年建號而取寺名行政下詔而用佛語帝之流蕩甚矣自刱同泰寺時時設講歲歲鑄像甚且捨身乃中大同元年此寺遂被天災化爲一炬侯景尚未來降而天意已如此佛不足信明矣

爾朱榮復據洛陽

梁書武紀大通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中大通元年五月剋大梁剋武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六月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復據洛陽四字南史作京師反正繙謂作史自有體裁此本梁人與元顥通謀欲取洛陽使陳慶之帥兵往與元顥共事斯時元顥亦幾爲梁臣矣北魏主出奔矣乃爾朱榮攻殺元顥而洛陽復爲魏有魏主還宫故梁書書之曰復據洛陽蓋旣作梁書則應以梁爲

主也南史乃云京師反正夫謂之京師誰曰非京師謂之反正誠可云反正但此語如何書之於南史本紀乎詞氣大不倫矣李延壽以北爲正但旣南北分列而指詞如此一何武斷爾朱何物不必加以美名當以梁書爲得

梁武一意取魏奄有南北當天監中尙未銳志於此及後魏事日衰而帝心愈侈一改普通二改大通三改中大通四改大同五改中大同觀其號其心可見無奈魏衰而齊周並興梁不能取陳慶之喪師單騎逃回復加封賞如此用人豈能成功

左隣

梁紀元帝論曰以世祖（梁稱世祖南稱元帝）神睿特達留情正道不恤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西魏在江陵之西何以言左隣敬帝紀末魏徵總論曰元帝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意與前論正同左隣當作西隣

或疑西魏在江陵之西而江陵當與北齊連界西魏則又在北齊之西矣當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西魏攻江陵歲次甲戌時西魏恭帝廓元年實宇文泰執權統事而是年亦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五年齊與

西魏爲讐而齊人方睦于梁西魏人何得越齊而攻江陵考江陵今湖北荆州府治北則襄陽府又北與河南南陽府接南陽府之西北則與河南府接矣南陽河南地梁末大約皆爲北齊之西南邊境而齊都在鄴遼隔河北不能過周師若襄陽則彼時已爲蕭詧所據見周書卷四十八蕭詧傳詧因元帝殺其兄河東王譽結讐導周師以入周人出潼關由新安一路向東南行不過千餘里可至襄陽矣若從北道鄖陽府來亦可抵襄陽然皆山險周人行師必不取此路

梁紀論稱鄭文貞公

李延壽論贊全是勦襲不以爲恥獨于梁紀末稱鄭文貞公論云云姚思廉魏徵本無差別姚則奪之魏則讓之于意云何

陳高祖其本甚微

陳書高祖紀直云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以下歷敘世系此與宋祖漢蕭祖何同不足爲異南史乃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云云夫謂之甚微誰曰非微者謂之自云實祗自云耳但於劉蕭獨不用此兩句輕薄語厚於彼苛於此吾所未喻

劉蕭陳三帝世系皆當日史官緣飾沈約蕭子顯姚

思廉一槩因仍不改所以劉則從劉交起蕭則從蕭何起陳則從陳寔起歷歷鋪敘三家如出一手李延壽覺之欲矯其失乃三處分作三種筆墨事同而例異胸中擾擾本無定見率爾操觚所以至此於劉則仍用沈約漢楚元王交敘起其下却盡削去直從皇祖敘起竊謂人家墓誌品官封贈皆有三代何至帝王無曾祖名蕭勱盡削去蕭何云云望之云云從皇高祖敘起陳則先下輕薄兩句其下却直抄陳書歷歷鋪敘其十四代無一刪者愚謂惟敘蕭氏最得法宜於此一律

東揚州刺史

陳高祖本紀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袞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棻江陵元帝也姚思廉陳書作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若依南史例當作都督東揚州刺史今但云東揚州刺史則與其平日所立都督刺史書法之例又變矣李延壽胸無定見下筆率爾而已

大寶三年

南史陳高祖紀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此帝從嶺外入討侯景也陳書畧同此三年謂大寶三年也大寶本無三年簡文帝已於去年被弑矣是年實元帝之承聖元年但爾時尚未即位事無所繫史家姑就陳高祖語故書大寶三年

改大寶爲承聖

陳書高紀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東王未嘗稱大寶號也當日所改實稱太清六年此書法是在陳高紀不得不依陳高語讀者宜善會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此事胡三省注云改太

清爲承聖梁書世祖元帝紀云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自此以下録年皆如此書之

陳高祖害王僧辯

承聖二年陳霸先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王僧辯鎮石頭城三年十一月魏陷江陵元帝被殺霸先僧辯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承制于建康明年三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淵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霸先固爭以爲不可不從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九月壬寅霸先夜發南徐州

討僧辯甲辰至石頭僧辯就禽縊殺之廢貞陽侯奉晉安王即位改元紹泰是爲敬帝愚謂霸先與僧辯同起兵討侯景侯景之滅僧辯之力爲多奉立方智兩人亦同其功淵明之納廹於齊人不得已耳霸先借此爲名譎而害之心乎簒梁所忌者惟僧辯故也與劉裕殺劉毅情事如一憤嘆之言作觀之似若發於忠義者試問霸先後日簒弑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罪乎猜忍乃爾固宜身嬰焚骨之慘（見孝行王頒傳）子懽溺江之酷也（見陳諸王傳）

僧辯威名久著陳高特嶺外一荒徼將領征景之時

本是僧辯主兵陳高特其副貳平景之後兵權皆在僧辯僧辯鎮石頭陳高鎮南徐威聲勢位在其下未能相及忌之極矣僧辯竟認作同心合力之人不相疑猶可納淵明既執異議尙不防制全無備禦霸先從南徐猝然而來僧辯束手就縛如在夢中僧辯老於兵事屢破强敵此時建康全局皆入掌握若稍稍知備何成擒如此之易邪以納淵明爲假立霸先之使方智返正假乎眞乎此情可知者一若僧辯有篡情而霸先破其奸謀倘此言出王琳一輩人口幾令人以爲忠梁矣奈自作地步何戰國策樓緩述公甫

文伯母之言母言之爲賢母婦言之爲妬婦令人捧
腹絕倒

霸先使侯安都夜潛至石頭城下僧辯不之覺雉堞
不危峻安都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女垣內衆隨入
遂直逼僧辯卧室見陳書安都傳此種舉動與呂蒙
之白衣搖櫓作商賈服譎取關公同一盜賊伎倆

九錫禪位卽位等文

陳紀載梁敬帝九錫詔曰遐臣放命黜我沖人顧影
於茶孺之寃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
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淸

澄惟是孱蒙再膺天錄又策曰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揺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茲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宮又禪位詔曰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云云又策曰乃眷天成輕弄龜鼎云云彊臣放命冢司昏撓云云指王僧辯納蕭淵明改元天成立敬帝爲太子也文皆徐陵作載文集前此陵在齊爲淵明與僧辯書往復數千言論淵明宜歸爲梁書亦載文集采此則自相背矣此紀下篇即位告

天文亦陵作有云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祚天地蕩覆紀綱泯絕前不過譽淵明此則幷斥元帝矣文人筆端顛倒如此

王琳奉蕭莊

南史陳紀高祖永定二年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以奉梁後即位于郢州考何之元以陳臣修梁典爲蕭莊作後嗣主紀見陳書文學傳梁書與南史去之愚謂梁末忠臣惟王琳王僧辯二人忠于梁實忠於元帝者琳奉蕭莊僧辯納蕭淵明欲力存梁祀之心同琳不得已而歸齊心雖可諒不如僧辯之死於

陳霸先手爲得必所僧辯奉淵明乃武帝兄懿之子係旁支雖仍立敬帝爲太子不如琳奉莊是元帝嫡長子方等之子所奉較爲得正

陳文帝尊皇太后

陳文帝紀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即位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案文帝乃武帝之姪武帝惟有一子衡陽王昌在荆州爲西魏所俘入周文帝既立而昌乃還文帝使人殞之江中見陳諸王傳文帝尊皇太后詔徐陵所撰詞云朕以虛薄竊守藩維皇嗣元良貌在崤渭二臣奉迎淹

留丞曰今國劚無主家業事隆升纂帝基彌增號懼若中流靜宴皇嗣歸來輙當解紱箕山之陽歸老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愧囹㝛吁文帝之愧此詔甚矣此文正宜載入本紀陳書旣不采南史又不能補

北周爲正

陳本紀丞定三年書齊文宣殂天嘉元年書周明帝崩李延壽意以北周爲正北齊爲僞蓋唐承隋隋承周故也

陳文帝無年數

陳書本紀世祖文帝之崩獨不言年數南史同卽如其子廢帝僅二年而廢尚有年數在帝何以獨無姚察身爲陳臣修陳書無容不知此不可解建康實錄亦獨闕陳文帝年數

伯宗凶淫

陳廢帝紀光大二年慈訓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云云愚謂文帝奪衡陽王昌之位而殺之崩後骨肉未寒其子伯宗卽爲弟頊所廢而代立改元太建是爲宣帝以伯宗之仁弱而目爲凶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太建二年四月

伯宗遠蔑年十九果良死乎

陳紀論廢帝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甚確紀中載慈訓太后令比南史爲詳臚列罪狀皆屬虛誣紀末載世祖即文帝疾大漸召高宗即宣帝欲遵太伯事論末又謂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此沿陳代史臣曲筆其實文帝何常不傳位廢帝宣帝奪之耳南史於紀末刪文帝遺命似有裁斷乃論末又謂文帝法殷傳弟則仍是矮人看場之見

淮南

陳書宣帝紀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畧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畧地還達江際矣愚謂此段宜著眼觀淮南數百里間梁陳周齊地理沿革大畧可見而委曲則難以詳考

陳氏子弟安全

陳後主紀敘至亡國被俘至隋之下云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愚謂隋文帝篡周盡滅宇文氏之族與蕭道成同乃毒於周而獨慈於陳何也周其得位

所從來心所最忌陳俘虜之餘不爲嫌耳後煬帝又以陳後主第六女婤爲貴人絕愛幸悉召陳子弟至京官之亾國之後陳爲多幸矣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四

南北史志

偶見近儒攷史者內有一條曰金史蔡珪傳珪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魏三書作南北史志惜已亾失然梁陳與北齊後周各志皆已收入魏徵隋書不知當時曾彙而成志否愚謂蔡珪之書料無足觀其亾亦不足惜

宋志敘首誤

宋書志敘首文多繆葛如史記有貨殖傳班氏因之史記有河渠書班改名溝洫志此何乃言班氏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乎古人文義疏拙詞不能達意往往如此唐人漸明順自宋以下則更了了矣

宋志詳述前代

從來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於每志敘首略述以爲緣起而已惟沈約宋書志述魏晉甚詳殆意以補之猶唐作隋書幷南北朝制度皆收入志也但陳壽不作志因宜補晉書則予前於第四十三卷

備考原委各家雖似皆未有志而王隱則有志觀州郡志所引可見但非晉全書若臧榮緒則固晉全書明明有志矣約詞人尚華藻榮緒詩賦文筆皆不傳意者守樸愛素爲約所鄙故邪然約又自作晉書卷數之繇與榮緒等必有志矣何煩補也考約自序作晉書本在宋書之前則更無庸冗贅矣今之晉書唐人改修幷非榮緒與約之舊予讀宋志與晉志犯複者頗多蓋典故只有此固不能憑空刱造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簡牘也

高堂隆改正朔議

宋禮志魏高堂隆改正朔議曰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書曰下當更有一曰字傳寫脫落此高堂隆所引尚書逸文只可存疑蓋孔壁所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四篇其中本有舜典魏時未經永嘉之亂或高堂隆得見之亦未可知但東晉晩出古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實皆堯典也姚方興又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冠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伏生所合等篇旣云以文相承接而誤若舜典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惛耄何容合之㢠

後劉炫又造濬哲等十六字固不必論而如梁武議知愼徽直至陟方本皆堯典矣近儒又欲取高堂隆所引冠于月正元日之上以爲舜典則愚更不能知其爲何說也

陳壽于高堂隆評中許其忠而特指摘其欲改正朔一事以爲意過其通故于傳中及此事甚畧而于此議盡削不載

宋禮志淆亂粗疏

宋禮志第一卷始言正朔及所尚之色次言冠禮次言昏禮次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藩王儀朝會儀

次朝日儀次殷祭儀次祭大社儀次耕耤儀次太學次治兵已覺錯𥘍至第二卷中所敘更爲淆亂無章第三卷載承初元年卽位告天策文已載本紀又複見於禮志不但複前史本書又自相複更覺粗疏

魏人七廟

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此下脫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當作高祖太皇帝其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

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曁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淸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通鑑第七十一卷書此事云大和三年

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胡三省註高帝漢入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愚謂魏人欲仿周七廟無如閹宦凶醜乞匄携養斷不能奉爲不毀之祖只得嵩猷世强以操丕及己身充后稷文武但景初雖立制亦只豫作地步直至齊王芳方能備七世而節騰嵩操丕叡亦只六世所謂節者即所謂文帝之高祖處士也節之父則何名乎名且無之事蹟更茫茫矣在當時想必代爲追造一名而史文不載亾是公烏有先生誠堪噱

禮志與本紀不合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本紀皇考翹爲郡功曹此云處士不合又此言七世六世皆以連己身數而追溯其上爲七爲六與漢孔光傳同與以裕爲楚元王二十一世爲不合

符瑞不當臚列前代

五行志本洪範五行傳臚列春秋左傳災異并及秦漢下事以爲應驗凡唐以前各史類然此乃不得不如此然已覺饒舌可厭至於符瑞本不當有志卽欲志之亦惟志一代可耳前事但於敘首中畧述以爲引子足矣沈約乃直追溯至五帝三代一一臚列之枝蔓斯極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五

州郡敘首言漢制誤

宋書州郡志敘首言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雝曰涼改梁曰益連舊所有之冀幽幷兖青徐揚荆豫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案西漢十三州數司隸不數朔方此志乃數朔方而以司隸在十三州之外誤與晉書同說已見前

第十四卷東漢既已省朔方則當言凡十二州連司隸爲十三部矣今乃仍言凡十三州而亦以司隸爲在外則更誤中之誤爲有此大誤下文言魏蜀吳西晉州數皆誤作多一州算

宋志據大明昇明

沈約宋州郡大校以大明八年爲正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此亦法班固地理之據元始司馬彪郡國之據永和也內史侯相必以昇明爲定者分封王侯國昇明方備也

南北地理得其大槩不必細求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雝涼秦靑幷兗豫幽平徐揚荊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分裂新置之州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南北再加以僑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宋書志總敘首云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甿播越江外幽幷冀雝兗豫靑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

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亾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此段論作志惟地理最難又州郡志敘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筭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即總敘意而言之重複如此

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又千餘年乎得其大槩可耳不必細求

宋州郡所據諸書

宋書州郡志云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年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云云又云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云云太康晉武帝號元年定戶當即下所謂太康地志之一門也王隱晉書已詳前晉書中觀此則知隱書有志志中有地道志也起居下省注字也何是何承天徐是徐爰志中所引有

輿覽吳地志有永寧地志永寧晉惠帝號有賀續會稽記有吳記有張勃云郎吳錄而志或稱張勃云或稱吳錄又有晉地記太康地志志中往往稱太康地記此晉地記未知即太康地記否又有廣州記即所云地理雜書也

揚州刺史治所

揚州刺史一條下云前漢刺史未有所治沈約自注它州同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平吳治建業案沈約所舉揚州刺史治所尚未備馬端臨文獻通考卷首自序云漢分天下爲十三州晉分州爲十九實不止十九自後爲州者多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

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馬所舉又漏邦壽春愚考歷陽壽春合肥三縣漢地理續漢郡國皆屬九江郡與今江西九江府無涉歷陽今為安徽布政司直隸和州壽春今為壽州屬安徽鳳陽府合肥今為安徽廬州府治續漢於歷陽下司馬彪自注云刺史治壽春下劉昭注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漢官當即衛宏作疑是後漢初制而司馬彪則據永和也至馬端臨又以為在合肥者三國魏志劉馥傳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漑稻田又高爲城壘爲戰守備又滿寵傳太和三年秋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宜移

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
掎其歸路詔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
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大舉來
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
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
擊之斬首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
馳往赴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引退然
則揚州刺史治合肥乃漢季建安及魏制也又云在
曲阿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案輿地志曲阿縣雲陽
地屬朱方南徐之境在今日爲江蘇蘇松等處布政

司鎭江府所屬丹陽縣此處本無丹陽之名而唐人忽改稱之想必因揚州刺史曾治於此而屬郡首丹陽故以名之但揚州刺史治曲阿晉傳無所見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揚州故理在上元縣東百步後漢理壽春劉繇爲揚州刺史移理曲阿李吉甫此言必有據也吉甫於此下又言孫策定江東置揚州於建業後孫權徙郡之刺史治此并爲京尹矣晉宋齊梁陳皆因之也若云唐始治廣陵則別是一說州大郡小刺史尊郡守卑隋唐改州爲郡郡守卽名刺史唐之揚州絕非漢以來之揚州唐之

刺史亦迥非漢以來之刺史矣而移揚州之名於江北江都亦自隋平陳始

兩漢揚州刺史皆治江北吳及東晉南朝皆治江南矣

西漢刺史無治所然亦有之必無傳車周流終年僕僕道路無處駐足之理弍前已據朱博傳論之衛宏云揚州刺史治壽春此必西漢已有此制而東漢特因之也揚州之境日漸恢拓東至海南盡閩越控制數千里壽春地在西北轍長莫及故東漢永和以後徙治歷陽在壽春之東南約八九百里且直臨江岸

烏江亭下一葦可杭於制馭江南爲便矣漢季大亂而孫氏勃興駸駸有進逼中原之勢魏人相度地利移治合肥反退至歷陽之西北三四百里矣以劉馥滿寵傳證之魏時揚州始終治合肥沈約以爲壽春非也吳人所據者揚荆揚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國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晉宋以後漢之揚州治皆變而爲豫州治矣唐復移揚州於江北而又以漢之廣陵國江左稱爲南兗州者當之矣即一揚州刺史治所上下千餘年其變遷無定如此論古須援據無一語落空方爲實學又須以

已意融會貫穿得其大要方爲通儒徒執印板죴册子逐欵看去則何益矣

丹陽尹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愚謂此今江蘇江淮等處布政司治江寧府治上元縣也刺史治此太守亦治此太守而改爲尹者欲以比漢京兆尹也晉人稱爲揚都以此宋因晉稱尹齊梁

陳則復爲丹陽郡矣餘辨已見前第十七卷

宋州郡令多長少

漢制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宋書州郡志純是令而長僅十百中一見其上卷中所載近地惟東莞之莒令濟陰之定陶令皆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其餘並是令山陰縣令衍縣字新昌縣下不言或令或長疑亦衍縣字脫令字

宋志以度爲改

宋州郡志以度字代改字用亦見沈攸之王景文傳南史恩倖茹法亮傳亦有此訓他書則無之

晉分丞世

義興又有平陵縣晉分丞世下脫置字

去州去京都若干

會稽太守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司馬彪各郡國有去雒陽里數雒陽是京都此京都建康也省里字不言可知各郡同亦是一例此是丹陽尹所領獨言去京都其餘自南徐州以下各州下先列去京都里數其所領之郡則先列去州里數後言去京都里數其南東海郡無去州若干者此郡即刺史治也無去京都若干者上文州下已見也下凡郡爲刺

史治者放此南蘭陵以下十三郡陽平以下三郡南沛以下六郡皆無去州去京都里數他郡如此尙多不可枚舉又有有水無陸者未暇詳考

分元程分烏程

東遷令分元程立元當作烏長城令分烏程下脫立字

歷敘豫州治所

宋州郡志於南豫州刺史一條下先述其緣起云晉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此言

南豫州之所由始漢豫州刺史本治沛國譙縣祖約自譙退還壽春故治陷没成帝僑立治壽春也此下即歷敘晉刺史治所或治蕪湖或治邾城或治武昌或治牛渚或治壽春或治歷陽或治馬頭或治譙或治姑孰除壽春歷陽已見前外譙續漢志本沛國屬縣至宋志有南譙郡屬有譙縣又有譙郡屬無譙縣其南譙郡下云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僑立郡縣與表第三卷滁州全椒縣下辨之而不能定其爲南譙北譙但今全椒實在淮南其爲晉太元僑立之南譙無疑非沛國之譙明矣蕪湖即今縣屬安徽太平府

郗城據胡三省通鑑注爲今湖北黃州府治黃岡縣武昌今爲府治江夏縣屬湖北牛渚今太平府當塗縣地馬頭郡名宋志云故淮南當塗縣地輿表云淮南之當塗乃今鳳陽府地與太平府治當塗縣無涉而馬頭實土則無考姑孰亦即今當塗縣譙治久陷而復有治譙者當晉穆帝升平初桓溫已北平洛陽謝奕繼其兄尚爲豫州刺史故得進而治漢舊治之譙也見晉書列傳第四十九卷此下入宋事云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義熙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靁以北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

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此下則又反覆辨明二豫之屢分屢合及其界址南齊書州郡志敘豫州始末大意與宋書此志敘南豫州略同亦從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敘起及敘至義熙十二年劉義慶鎭壽春之下卻添三句云後常爲州治撫接遐荒扞禦疆場以下卽無文但言領郡如左蓋豫本一耳若以漢制論惟有譙城一治方是眞正豫州東晉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以後於其中又分爲二以淮東西爲別東爲南豫治歷陽西則北豫不言治所大約進則治汝南退則治

壽春而壽春其常也於是宋齊二志並列二豫而敘法各自不同宋書先敘南豫州後敘北豫州郤將二豫始末一併敘在南豫篇中前半篇敘不治譙城而退治各處緣由此總說無所謂二豫之分也直敘到永初二年分列淮東西二豫之下然後再詳辨二豫分合及其界址而歸於以歷陽爲治故云去京都水一百六十其所以如此之近者此志雖據大明而於南豫則又以泰始爲斷泰始已失淮西退治歷陽今和州故去江寧府治如此之近也至其敘北豫州則甚略但云晉江左所治已列於前如此而已志於其

屬郡首列汝南則是刺史治但此據大明則然泰始則退治壽陽矣南齊書先敘北豫州後敘南豫州却暗暗取宋書南豫之前半篇意敘在北豫州後半篇意敘在南豫州大抵二豫分置總以壽春爲樞紐北豫進則治汝南而退則治壽春南豫本治壽春而退則治歷陽也二豫界址毋庸細考略考其治所則當日情事了然矣

義熙關洛尙爲晉取況汝潁乎永初雖無關然淮汝潁洛皆在故分二豫而胡三省以爲南豫治歷陽北豫或治壽陽或治汝南也說見後 元嘉泰始北境日削

然終宋世二豫並建故齊承宋而王儉議二豫不可幷說亦見後大約南豫是實土北豫是虛名

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觀此則知元嘉三年已分置南北二豫州梁書韋叡傳天監中出爲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此後叡破魏軍遷豫州於合肥大約其時仍以壽陽歷陽分建南北二豫

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南朝州郡僑治雖多大約總以南豫州爲最要南雍

州次之南豫宋治歷陽今和州齊梁治壽春今壽州南雍則宋齊梁皆治襄陽也今縣府治以上俱詳通典一百七十一卷然通典亦言其畧實則宋初豫治汝南後分二豫始以南豫治歷陽北豫治壽春惟陳無此二州陳書高宗宣帝本紀云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授律出師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逹江際矣陳書此段雖專指陳將吳明徹取淮南暫得復失以廣陵爲江際其實周滅齊後荆襄亦入於周綜計陳一代始末僅畫江爲界江北固非陳人有此隋取陳所以易也大約立國於東南者西必據襄樊北必控

淮汝進有窺取關洛之意然後退而足以自守守江則危矣若以進取而論關公攻樊曹議徙許都雍似不在豫下但南朝既都建康則豫尤近通鑑第一百四十四卷魏車騎大將軍源懷於南齊東昏末上書請南伐云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源懷言南之易往則可知北亦易來若襄陽相距有二三千里矣故曰南豫為要南雍次之

豫治無定壽春為主

豫州刺史治所無定要以壽春為主蓋此為南北交

兵爭之地也南齊書州郡志上云齊太祖時欲省
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頴土曠民希匈奴
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
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
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
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
與方鎭常居軍府素正恩案宋末雖失淮西而南齊
初淮東尚全南齊太祖惜費意欲省置南豫於歷陽
獨置一豫於壽春王儉雖勸歷陽不可省然亦可見
彼時壽春爲要歷陽特其輔耳陳書第九卷吳明徹

傳太建五年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
河洛得之者安足稱要害合而觀之可見以雍較豫
豫尤要豫諸治壽春尤要
魏源懷上書有云蕭衍內侮寶卷孤危斯天啓幷吞
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豈
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此所謂東西正指南豫
南雍此所謂揚州是魏之揚州故胡三省於此下注
云魏置揚州於壽春此上魏鎮南將軍元英請帥步
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又命揚徐二州俱舉
胡注云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愚謂壽春在漢

爲揚州刺史治者約有二三百年東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春改名壽陽永嘉南渡以建康爲揚都故予前言晉宋以後漢揚州治變爲豫州治乃不意南北兵爭壽陽時而屬南者亦時而屬北於是南朝之豫州治又或變爲北朝之揚州治畧見通鑑一百四十三卷胡三省注又文學何之元傳王琳召爲記室參軍琳敗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地理之紛更幾同夢幻之無定矣此等不必細求而大關目則不可不知要之如此紛更靡所底止至唐宋斷斷不可不盡革古州名改爲某道某路不然則稱謂格於口吻紀載混於簡牘將無以爲治

前引通鑑魏源懷請南伐之下又有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稱二豫之軍云云胡三省注云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第一百四十三卷胡注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東豫州於新息也是魏已有二豫矣故有時得壽陽則不名爲豫而名爲揚晉宋以下揚治總在江南矣故凡江北揚治皆改爲豫治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胡三省注云宋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胡氏此注本之宋書南齊書州郡志也觀此知淮西爲豫淮東爲南豫壽陽介東西之間故爲最要而宋齊志又

並言自晉義熙中劉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春後常爲州治今詳考南北兵爭始末愈知當日情形總以壽陽爲關鍵蓋當晉末劉石苻姚慕容俱敗魏都遠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劉裕直取關洛所向無前關中得而旋失乃分置二豫說見上裕朞魏遂盡取司兗豫三州地然河南洛汝雖失淮北猶宋有宋文帝頻舉兵皆不利乃議和明帝又啓兵釁敗亾相繼泰始三年并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皆失之然壽陽猶南屬故南齊初太祖欲并二豫爲一王儉議勿併帝不從後永明仍分置二豫明帝蕭鸞建武元年魏孝文帝

遷都洛陽是冬即入寇四年又入寇取樊鄧南雍州入魏矣東昏侯永元中壽陽亦爲魏取南齊江北城戍惟廣陵淮陰矣梁武帝志欲恢拓天監元年至八年年年舉兵十二年壽陽因大雨城壞而魏揚州刺史李崇堅守不去十三年梁人遂築浮山堰堰淮水以灌壽陽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大水堰壞築堰本康絢功祗因信讒召還絢代以張豹子不修堰故壞當堰之成也魏師大潰而歸魏人深以爲憂假令堰不壞可取壽陽而逼汝洛矣可見壽陽之要也至梁普通五年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伐魏遂

取壽陽汝頼響應詳見通鑑第一百五十卷時魏方衰亂故梁人得志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後元顥入洛梁之開境幾埒永初此後約計淮西屬梁三十餘年直至侯景大亂後復陷北齊入陳三世不能復太建五年吳明徹始擊齊取江北數郡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進逼壽陽擒王琳殺之傳其首拜明徹豫州刺史功亦奇矣其時明徹固鎭壽陽也後明徹攻呂梁大敗爲周所俘則豫州又入於周訖陳得之不及數年陳書本傳史臣論云蹙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益由其漸焉綜而論之

江左之興亾繫乎壽春之得失故知豫治無定必以壽春爲主

宋州郡國相

揚州南徐州諸州但有令長自南豫州以下始有國相然甚少江州一州各郡所屬之縣幾盡是公矦伯子男國相令但一二見矣此下靑冀司仍多是令其下荆郢湘雍四州令與相相閒其下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又純是令長而國相偶一見焉若云近于京都者不以封國遠者則封之或云有實土者不以封寄治假立之名則以封二者皆不然也

凡此諸國皆是空封不之國也而其立制之意則似是隨便取其縣名以封之而未必有一定之成例者

王公等國視守令之例

封國之制王國之相名內史公侯伯子男國之相名相王公等皆不治民但食其祿耳相則治民內史治民視太守公侯等相治民視令長就州郡志約之當如此以內史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南平如長沙如衡陽如零陵如臨慶如始建是也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鄱陽如廬陵如安城如宜都如新興如永寧如武寧如江夏如竟陵如武陵

如巴陵如武昌如西陽如桂陽如營陽如湘東如邵陵如南陽如新野如順陽如始平如南上洛如河南如義成如南天水如建昌是也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公相者如巴東如廣興是也若豫章若南郡若建平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若南康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此則例之變者

無屬縣之郡

宋志有無屬縣之郡如南豫州之南陳左郡太守是此等只可闕疑不必致詳至越州所領之郡凡九郡只有合浦一郡領縣七其餘八郡皆無屬縣蓋在荒

外不可以內地常例論且此州是明帝泰始七年方立屬郡亦多有新立字規制殆皆未定

司州縣數不合

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宏農實士三郡河南領洛陽河南鞏緱氏新城梁河陰陸渾東垣新安西東垣凡十一縣滎陽領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凡九縣宏農領宏農陝宜陽黽池盧氏曲陽凡七縣三郡合二十七縣案合二十七縣則宏農當七縣今此雖云七縣實六縣又河內寄治河南領溫野王軹河陽沁水山

陽懷平梟朝歌凡十縣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萬年新豐藍田灞陂凡六縣合十六縣案合十六縣今河内十縣實九縣東京兆六縣實五縣合之實只十四縣

眞陽令麾

眞陽令麾必有脫誤

雍州

前言僑治南豫爲要南雍次之宋州郡志敘至雍州刺史亦追述其緣起云晉江左立胡亾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并立僑

郡縣云云通鑑宋高祖永初三年秦雍流民南入梁州遣使漕荆雍之穀以賑之胡三省注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荆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謂此也此州不加南字以豫有二雍惟一故然襄陽而彼雍名非南而何所領有京兆扶風馮翊等盡除襄陽外其餘諸郡多空稱

江左不可無蜀

梁州益州二刺史所領則三國時蜀境也江左不可無蜀蓋其爲國東則倚淮南數郡爲屛蔽中則資荆襄樊鄧爲藩籬而西則巴蜀亦其右臂險既足恃吳

楚泝流直達由漢中可窺關陝晉滅蜀吳不能救失掎角之勢晉之取吳易矣自晉惠帝時蜀爲李特所據後爲桓溫所滅義熙中又暫爲譙縱所據約九年旋爲朱齡石所滅自此歷宋齊梁蜀長爲江左有矣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六月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二年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此當梁武初受禪小有反側而旋定天監四年魏王足攻涪城邢巒規定巴西已而自却蜀仍梁有梁武享國最久勢頗雄盛蜀之南屬久矣直至侯景大亂後而武陵王紀尚據有全蜀前後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士馬殷富若梁之子弟多賢有此藩翰國豈易亾無奈紀與元帝同一無人心侯景之難不赴援侯景已平反率兵東下欲圖郢尊坐使骨肉相殘爲元帝所誅西魏乘其國中空虛遂取蜀矣西魏太師泰問大將軍代人尉遲迥以取蜀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訖蜀自東晉穆帝永和三年入晉至梁元帝承聖二年入西魏實二百有七年迥言百有餘年者豈以譙縱稱籓於姚秦除去數年不滿二百之數乎且迥方言蜀之易取應屬中國欲言其竊據之日淺不欲言其久也此

二百年中晉宋齊梁並國不全恃蜀而蜀實足以壯其形勢譬常山率然之蛇擊首尾應擊中首尾皆應吳楚蜀實然陳承梁土宇廹蹙東旣無淮肥西又失蜀文軌所同不過江外故隋之取陳勢如破竹與晉取吳同信乎江左不可無蜀也厥後趙宋南遷猶頼吳玠保蜀焉

廣州刺史多一郡

廣州刺史領郡十七而今數之實十八多一郡又凡各州所領之郡皆書某太守不言郡獨此州之末書樂昌郡不言太守皆未詳

建安十六年交州治番禺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案十六年司馬彪續漢書劉昭注及晉書地理志俱作十五年

交州刺史少一郡

交州刺史領郡八而今數之只七郡少一郡

通鑑注與宋志不同

通鑑第一百二十九卷於孝武帝大明八年之末云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胡注云此大較

以沈約宋志爲據沈約志大較以是年爲正此下胡即歷舉各州所領郡名而與沈志頗有不同不知何故未能詳考

宋百官無裝頭

凡每志之首必有總敘述其緣起各史皆然宋百官志獨無裝頭竟從太宰直起

將軍加大章服略同

宋書卷十八禮五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元玉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

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水蒼玉愚謂大將軍乃三公之職禮絶百僚與凡諸將軍迥別今宋志以凡諸將軍加大者其章綬冠服佩玉皆與大將軍小異而大同則其品秩殆亦相等蓋所重在加大一加大則雖雜號將軍亦居然一大將軍矣宋百官志以一切將軍皆敘次於大將軍之後此下方及九卿儀同三司之名原從諸將軍起也